

《君子盟》里的镜花水月术

请闭上眼睛，想象这样一组镜头：一个白衣飘飘的青年士子，一盏斑驳陆离的青铜水器，士子为水器注入清水，用铜棒轻轻敲击。敲击一次，水波泛起；敲击二次，满目涟漪；敲击三次，云屯雾集。现在假设你坐在士子对面，目不转睛地凝视这盏水器，那么你将渐渐地失去意识，恍恍惚惚地进入一个空灵奇幻的世界，看见山，看见水，甚至看见死去的朋友或仇敌。与此同时，你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向那个士子吐露心曲，也可能会突然想起一些遗忘很久的往事……

你可能想起来了，以上镜头出自最近开播的悬疑探案剧《君子盟》，那个白衣飘飘的青年士子就是《君子盟》的主角张屏；而他用青铜水器施展的那套魔法，在剧中被称为“镜花水月术”，是他屡次勘破奇案的法宝之一。今天我们不妨结合这部剧，探讨镜花水月术是否真的存在，以及现实世界里是否真的有人掌握如此神奇的法术。



唐传奇《枕中记》壁画

吕道士表示这很容易，送他一只青瓷枕头。那枕头有孔，卢士子对着孔洞凝视片刻，只觉得孔洞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亮，仿佛一条时空隧道。他从孔洞里跳进去，然后踏上富贵荣华之路：先娶豪门之女，又登进士之第，再做高官，立战功，当宰相，掌兵权，活到八十多岁，生下五个儿子，最后寿终正寝……当他从这个漫长的富贵大梦中醒来时，发现自己仍然身处于邯郸旅店，吕道士仍然陪伴在他的身边，而旅店里给客人准备的黄粱米饭还没有蒸熟。

这个故事本来的题目是《枕中记》，如今我们大多数人

剧中故事背景应为唐朝

《君子盟》是一部架空历史的古装剧，该剧涉及的时代是虚拟的，人物是虚构的，但我们仍然能从服饰、道具、故事背景和人物设定里看出这部剧大致对应的历史背景。

剧中朝代叫做“大雍”，其实对应的是“大唐”，也就是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生活的那个朝代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唐朝首都长安隶属雍州（后来更名“京兆府”），剧中掌控朝政并且心狠手辣的大反派太后，原型分明是唐中宗和唐睿宗时期两度临朝称制的皇太后武则天。另外，剧中上流社会普遍跪坐，烹茶之时用锅煮水，那也是唐朝才有的习俗，到了唐朝之后，跪坐已经演变为现代式的垂足坐，主流茶道也不再再用锅了。

还有该剧第十七集，主角张屏参加科举考试，另一个主角兰珏以礼部侍郎身份主考，考生们一人一桌，跪坐答题，可以提前交卷，但交卷之后必须离场，考题是一篇策论，一天之内考完，如果白天答题时间不够，则考官供应蜡烛，允许考生继续答题……这些细节也都是唐朝中叶形成的科举规则。

唐传奇记载的“黄粱一梦”

既然剧中历史与唐朝有关，那么唐朝有没有镜花水月术呢？现存唐朝文献里是肯定没有的，然而唐传奇里却有比较相似的故事。

故事说的是唐玄宗开元六年（718年），一个姓卢的士子长途旅行，在邯郸旅店下榻，见到一个姓吕的道士。两人交谈中，卢士子说自己没有出息，渴望有朝一日出将入相，过上常人不及的富贵生活。

更熟悉由它衍生出来的成语——黄粱一梦。过去我们听这个故事，偏重于故事蕴含的多重寓意：消极寓意是人生无论富贵贫穷，终究都是一场大梦；积极寓意是空想如同做梦，不如脚踏实地去奋斗。

假如抛开寓意呢？故事里吕道士送给卢士子的那只青瓷枕头，其实很像《君子盟》里张屏使用的那盏青铜水器，枕头上神奇的孔洞就像水器内壁上那些神秘的螺旋纹路，凝视孔洞时产生的幻觉就像是剧中人物凝视水波涟漪时产生的幻觉，所以《枕中记》呈现的也是镜花水月术，不过换了道具而已。

“镜花水月术”其实就是一种催眠方法

就整个唐朝而言，道教和佛教都很兴盛，其中佛教里有一个支派是禅宗，禅宗讲究打坐参禅，打坐参禅的过程也很像镜花水月术，但那是参禅者对自己施的术。

我们是尊重科学的现代人，无论是对自己施术的打坐参禅，还是对别人施术的镜花水月，都可以归入心理科学的催眠术。如今催眠术五花八门，有人用晃动的表链进行催眠，有人用转动的指针进行催眠，有人用流动的灯光进行催眠，有人用音乐和诱导性极强的语言进行催眠，还有人在催眠当中使用一些精神药物。

在《君子盟》里，张屏没有使用药物，他只是让施术对象凝视那盏水器里不断变幻的水波，当人家合上眼皮、进入眩晕状态时，他再使用语言暗示，诱导对方回忆某个细节，说出某段经历，帮他找到破案的线索。按照现代催眠术分类，张屏的镜花水月术应该属于“凝视法+诱导法”，这也是古今中外绝大多数催眠师最常用的方法。（据《北京青年报》李开周）



从唐朝古墓里出土的铜质水器

“天字第一号”的“天字”为何能代表第一

“天字第一号”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日常俗语，人人都知道是比喻第一等的、第一流的、最强的和最大的。可是“天字”是什么？它怎么就能代表“第一号”呢？

原来，这个俗语出自古代的科举考试。科举考试都在贡院进行，为了便于管理，贡院里的每一间号房都要编号，但这个编号的依据不是现在的一二三四或者ABCD，而是《千字文》。

《千字文》原名《次韵王羲之书千字》。南朝梁武帝为教子侄辈练习书法，命大臣殷铁石从

王羲之所写的书碣碑石中拓出互不重复的一千个字，但这一千个字互相之间没什么联系，于是又命周兴嗣将之编成有意义的句子，史载周兴嗣一夜编成，鬓发皆白。

《千字文》由总共250个隔句押韵的四字短句构成，内容包罗万象，行文流畅，气势磅礴，辞藻华丽，是古代最优秀的童蒙读物。《千字文》第一句是“天地玄黄”，也就是说“天”这个字是《千字文》的第一个字。贡院里那些号房的编号就是用《千字文》里的每一个字来编号的，“天”因

为是第一个字，因此第一排的第一间号房就是“天字”号房，也就是“天字第一号”。这就是这句俗语的最早来源。

古时候对数目大的东西或者事物，都是拿《千字文》来编号的，比如宋真宗时期编成了一部4565卷的《道藏》，分装在466函中，每一函都按《千字文》的顺序编号，起于“天地玄黄”的“天”字，终于“宫”字，所以人称这部《道藏》为《大宋天宫宝藏》。

（据《天津日报》许晖）